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鹿洲初集卷三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周鋐

謄錄監生臣曹夢齡

鹿洲初集卷三

廣州府知府藍鼎元撰

書

論南洋事宜書

南洋諸番不能為害宜大開禁網聽民貿易以海外之有餘補内地之不足此豈容緩須臾哉昔閩撫密陳疑洋商賣船與番或載米接濟異域恐將來為中國患又

慮洋船盜刼請禁艘船出洋以省盜案迂謬書生坐井觀天之見自謂經國遠猷以嘉謨入告我后左矣

聖祖慮患殷深恐萬一或如所言因詢問九卿下及閒散人等莶心疑其說之未必是欲得熟悉海外情形者一言證之也乃當時九卿既未身歷海外無能熟悉閒散人等又不能自達至尊故此事始終莫言而南洋之禁起焉非

聖祖意也夫惟知海國情形乃可言弛張利害海外諸番

星羅碁布朝鮮附近神京守禮法東方之國日本最為强大其外皆尾閭無他番稍降則為琉球大小島嶼斷續二千里外皆萬水朝東亦無他國南洋番族最多呂宋噶囉吧為大文萊蘇禄麻六甲丁機宜啞齊柔佛馬承吉里問等數十國皆渺小不堪罔敢稍萌異念安南占城勢與兩粵相接此外有東埔寨六坤斜仔大泥諸國而暹羅為西南之最極西則紅毛西洋為强悍莫敵之國非諸番比矣紅毛乃西島番統名其中有英圭黎

干絲蠟佛蘭西荷蘭大西洋小西洋諸國皆兇悍異常其舟堅固不畏颶風砲火軍械精於中土性情陰險叵測到處窺覘圖謀人國統計天下海島諸番惟紅毛西洋日本三者可慮耳噶囉吧本巫來由地方緣與紅毛交易遂被侵佔為紅毛市舶之所呂宋亦巫來由分族緣習天主一教亦被西洋佔奪為西洋市舶之所日本明時作亂閩廣江浙皆遭蹂躪至今數省人民言倭寇者尚心痛首疾南洋數十島番則自開闢以來未嘗侵

擾邊境貽中國南顧之患不過貨財貿易通濟有無今日本不禁紅毛不禁西洋天主教布滿天下且以廣東澳門為彼盤踞聚族之區而獨於柔順寡弱有利無害之南洋必嚴禁而遏絕之是亦不可以已乎閩廣人稠地狹田園不足於耕望海謀生十居五六內地賤菲無足重輕之物載至番境皆同珍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藝以及女紅針黹皆於洋船行銷歲收諸島銀錢貨物百十萬入我中土所關為不細矣南洋未禁之

先閩廣家給人足遊手無賴亦為欲富所驅盡入番島鮮有在家饑寒竊刼為非之患既禁以後百貨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藝能之罔用行者嘆致遠之無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繫維朽蠹於斷港荒岸之間駕使則大而無當求價則沽而莫售拆造易小如削棟梁以為杙裂錦繡以為縷於心有所不甘又冀日麗雲開或有弛禁復通之候一船之敝廢中人數百家之產其慘目傷心可勝道耶沿海居民蕭索岑寂窮困不聊之

狀皆因洋禁其深知水性慣熟船務之舵工水手不能肩擔背負以博一朝之食或走險海中為賊駕船圖目前餬口之計其遊手無賴更靡所之羣趨臺灣或為犯亂辛丑臺寇陳福壽之流其明效大驗也天下利國利民之事雖小必為妨民病國之事雖微必去今禁南洋有害而無利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貧貧者困驅工商為游手驅游手為盜賊耳閩地不生銀礦皆需番錢日久禁密無以為繼必將取給於楮幣皮鈔以為泉府權

宜之用此其害匪甚微也開南洋有利而無害外通貨財內消奸宄百萬生靈仰事俯畜之有資各處鈔關且可多徵稅課以足民者裕國其利甚為不小若夫賣船與番載米接濟被盜刼掠之疑則從來無此事者也內地造一洋船大者七八千金小者二三千金能賣價值幾何商家一船造起便為致富之業欲世世傳之子孫即他年厭倦不自出尚歲收無窮之租賃誰肯賣人況番山材木比內地更堅商人每購而用之如鼎嘛桅一條

在番不過一二百兩至內地則直千金番人造船比中國更固中國數寸之板彼用全木數寸之釘彼用尺餘即以我船贈彼尚非所樂況令出重價以買耶閩廣產米無多福建不敷尤甚每歳民食半藉臺灣或佐之以江浙南洋未禁之先呂宋米時常至厦番地出米最饒原不待仰食中國洋商皆有身家誰自甘法網嘗試而洋船所載貨物一擔之位收船租銀四五兩一擔位之米所值幾何舍其利而犯法雖至愚者不為也歷來洋

船從無在洋被刦蓋以刦船之盜皆在海邊出沒島澳離岍百十里極遠止二三百里以外則少舟行遠出無益且苦颶風驟起無停泊安身之處洋船一縱不知其幾千里船身既大可任風波非賊船所能偕行若賊於海濵行刦則上下浙廣商船已可取攜不盡何必洋船即與洋船相遇而賊船低小倚之且若高樓非梯不能以上一船之賊多不過二三十人洋船人數極少百餘且不俟與賊力戰但挽舵走據上風可壓賊船而溺之

何行刧之足慮方今

聖主當陽九圍綏靜凡有血氣咸同一家而獨於南洋弱小效順之諸番禁不與通來往內外臣工或知而不言殊非忠君愛國懷遠寧邇惠養黎元之道草莽愚生所旁觀而竊嘆也

論北直水利書

皇上加意蒼生萬邦樂利念畿輔霖潦沮洳特命親王大臣疏導河渠肇興疆畎此自虞廷治水敎稼以來四

千餘年再見之盛事也愚少長海濱躬耕作苦勺水寸地視若奇珍及渡江淮過齊魯抵京師所見萬頃平原枯燥為陸河湖淀蕩水淺沙淤至於夏秋霖雨則又皆成巨浸每歎北方不習水利惟苦水害低徊顧惜恨不得胼手胝足于其間忽聞盛舉懽忻手額試為綜畿輔之大勢而計之東西二淀跨雄霸等十餘州縣子牙永定二河以淀為壑淀治而後河有歸故欲治直隸之水必自二淀為始京東之水若白河薊河溲河以及永平

之灤河皆經流之最大者自衛汶合流地勢南高北下每有漲潦決岸之憂滄州之磚河青縣之興濟河皆昔人分減衛水之故道也通州以南之水滙於窩頭夏店之箭桿河玉田之藍泉河泉河豐潤之大泊王家河汉河龍王堂灣泥河永平之龍溪沂河靳家河黃坨河稻河吳家河牤牛桃林湧泉三里等河皆支流之可數者此京東河渠形勝之大槩也西南之水蘆溝發源於桑乾穿西山而出為金口河元郭守敬欲按故迹使山後

通流以廣京畿之漕者是也拒馬滹沱二河又經流之最大者拒馬發源于淶山下為白溝河其南為依城河又南為三坌口滹沱發源于泰戲經正定束鹿綿亘千里合深易濡雹沙滋諸水散入各淀又有徐河唐河皆源出山西洨河出于獲鹿白馬河出于任邱百泉河野河出于邢臺洺河出于遼州滏陽河出于磁州凡西南諸河入任縣泊者十入寧晉泊者十二土人謂任為南泊寧晉為北泊皆禹貢大陸澤故地南泊宣洩之路在

雖𣲖河北泊宣洩之路在滏陽河此西南河渠形勝之大槩也今訪求故道疏濬深廣多開引河以緩奔騰之勢修築閘壩以制蓄洩之宜設營田專官經營疆理召募南方老農課導耕種則千里良田嘉禾遍野不特閭閻小民仰事俯畜之有資而東南轉輸且可漸次減省現在溝洫深通田廬不憂其泛濫河漕不患其淺阻其為利難更僕數也昔元虞集欲于京東濵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明邱濬深然其說惓惓乎三致意焉萬歷

中給事中徐貞明上水利議又著潞水客談言興水田之利十有四已而進貞明少卿俾歷京東相原隰周覽水泉分合條列事宜以上命兼御史領墾田使先詣永平受事六閲月墾成三萬九千餘畝方遍歷諸河大加疏濬而勲戚之占田者病之為蜚語上聞御史王之棟畿輔人也力言開河不便者十二帝遂罷役天下以貞明之策不終為可惜也夫人情公私不一安保其必無異議惟在鋭意舉行不為浮言揺惑而已矣今所慮者

或謂南北異宜水田必不宜于北方此其說甚不然也永平薊州玉田豐潤漠漠春疇深耕易耨者何物乎或謂北地無水雨集則溝澮洪濤雨過則萬壑焦枯雖有河而不能得河之利此可以閘壩蓄洩多建堤防以蘊其勢使河中常常有水而因時啓閉使旱潦不能為害者也或謂北方無實土水流沙潰堤岸不能堅固朝成河而暮淤陸此則當費經營耳然黄河兩岸一槩浮沙以葦承泥亦能捍禦誠不惜工力疏濬加深以治黄之

法堆砌兩岸而渠水不類黄强則一勞永逸未嘗不可
恃也天下無不可為之事惟心堅力勤仰體
皇上愛民利民之至意置身家性命于度外精誠所感
可以動天地役鬼神何農田水利之不可成乎禹之行
水八年於外三過不入不過忠誠焉而已勤勞焉而已
豈如世俗陋見别有神奇怪誕之為哉夫東南轉漕一
石至京糜十石之價不止開河墾田根本至計在此日
勞費雖多他年節省漕石獲利何啻數倍是不特北直

之水利可興而山東河南淮徐上下數千里亦可以次第舉行而無容再計者也

論江南應分州縣書

江南沿海州縣太大者十有三糧多政煩官民受困極矣若蘇之長洲崑山吳江嘉定常熟五縣太倉一州松之華亭婁上海青浦四縣常之武進無錫宜興三縣歲徵正賦銀米共三百五十五萬有奇大抵一邑錢糧可作邊方數省邑令精神才力既有不周不繼之虞而其

民其俗又多以輸納先完為恥竟有數十年積逋不納一錢者幸遇恩赦得豁赦後從新再逋誅之不可勝誅官亦無如之何也官無如何罔不因此詿誤詿誤牽絆終無清楚之期於是有數十舊令羈留一邑摩肩觸額流離于道至其既死之後猶不能以骸骨還故鄉悲夫即有才能出衆之員舍民催科尚不能完十分之七八而日夜廢寢忘食心血焦枯精神耗敝豈暇復及撫字教化之方於是有寃抑不伸饑寒罔恤疾苦無告凌弱

暴寡武斷之患興而民之病不可言也官病民病國賦又虧漠然不為籌畫如之何其可哉今惟有分治之一法可以救積年莫解之病姑妄言之有心世道之君子不妨姑妄聽之地分則大可使小糧分則逋可使完崑山一縣歲徵銀二十七萬五千米十二萬六千有奇應分析為三縣嘉定徵銀二十六萬七千有奇亦應析而三之長洲吳江等十一州縣各分為二每縣既分之後歲徵銀米多者十七八萬少者十餘萬較天下他郡邑

尚巍然繁劇大縣也新分縣署就沿海武職汛防舊有城堡之處或村莊市鎮人民衆多之所相度形勝要害因地制宜如上海川沙婁縣金山衛之類現有城垣者即居之武進所分並駐府城作附郭兩邑其餘各縣需城者不過七八設法建築亦非所難

聖天子賑賚蠲租動經百萬何愛惜此區區特無以其情入告耳即不然而天下州縣無城者儘多既屬腹裏之地亦何必因畏築城池而不為一舉數善之計耶或

慮添設一官則多一官之費俸工衙役須謀所出此亦非甚難事夫不有裁汰冗貟一法乎蘇州一府設同知三員何為也松江同知二員通判二員常州通判三員何為也是三府可裁同知通判六貟長洲崑山吳江華亭婁縣上海青浦七縣各設縣丞二員亦屬無謂每縣止留一丞可裁縣丞七員太倉州既分其半可裁州判一員計三府所裁府州縣佐共一十四貟俸工衙役即以給所分新縣之用新縣止設知縣典史各一員則裁

設略足相當况市鎮多有廵檢既設縣治裁廵檢而為典史又甚便也地小易理糧少易清一轉移間中才可奏治安之績催科之餘專心撫字教化興起俗美風醇官民均受其益國賦由此不虧非今日經理南邦之急務乎或者謂江南地丁雜糧比別省加重恐分晰太清不便于民若然則條其利病入告可也

再與友人論江南分縣書

江南分縣之説足下未以余言為然也今兩江制府查

公入告矣所議析長洲等十三州縣絲毫不差議裁額外同知通判縣丞以俸工衙役為新縣之用亦意見如一止崑山嘉定分析二三之殊太倉州判裁否之别當以查公之論為定駐劄新縣之處鄙人未經親歷止知上海之川沙婁之金山衛及武進並駐府城而查公身在地方多詳數處於常熟則有福山嘉定則吳淞華亭則青村餘亦俟擇境内地方要緊人民殷庶之市鎮誠所謂閉户造車出門合轍者也天下必不可易之理明

者所見大略相同特多袖手旁觀不肯試為籌畫焉有一邑錢糧可分作小省三四而以為阬弃縣令之區聽其累民病國而不為之所耶物極必反數窮必通十三州縣之令長訊庶從此其有瘳乎鄙人閒論於京邸無聊之中制府已行於二三千里之外知查公留意地方實欲興除民間利弊無愧古封疆大臣也余喜得同心以所閱邸報視吾友蔣越珊蔣君即宜興人其忻快比余更甚因與余論宜興新縣處所有周鐵橋湖㳄漳渚

河橋數大鎮皆烟火五六百家而漳潮距縣七十里山險民梗稍阻教化有廵檢司不能馴服意宜興新縣必在漳潮無疑而漳潮廵檢即可裁為典史此可見地方紳士無不樂為此舉其利國利民可知矣詢謀僉同鬼神其依足下自今以始尚敢昂首攘臂與余論列天下事否如仍欲固守前說請以封章入告力陳其不便不然則下馬降服可也

論潮普割地事宜書

頃聞憲檄欲割潮陽之洋烏洑水兩都以屬普寧㝠多益寡此甚盛事但潮陽普寧接壤要害之處在貴山洑水不在洋烏地理情形一目可了竊有欲叅末議者敢為執事備陳之普地褊小東西廣二十五里南北袤三十有五里故潮屬黄坑一都耳東至洞仙徑十里為潮陽貴山都界過此為牛血坑鹽梟鼠竊出入之路厚山前洋狗眠樟岡皆潮邑頑抗鄉寨也東南至陳洞徑十三里為潮陽貴山都界過此為麒麟埔匪類出沒私梟

私宰往來之路徑子鄉大青洋岡頭寮南隴大隴藍門南洋北嶼青洋山皆潮邑頑抗鄉寨也南至大壩墟十五里為貴山溡水兩都界貴山界在其左最頑抗者曰北山白晝擄奪大隊私梟窩頓出沒之所居仁西湖定厝寮埔上寮娘烏陂鄭美村漁庄湖皆潮邑頑抗鄉寨也溡水都在大壩之南最頑抗者曰果隴其民莊姓與貴山都之北山許姓皆在大壩集場中百十為羣橫行擄奪大為普邑患害若埕塘橋柱泥溝赤水浮江寮塘

塔埔頑抗諸鄉不可悉數其地去潮陽一百四五十里距普寧僅十五里即寒婆徑極邊亦不過五十里是淢水一都盡宜割歸普邑無疑也普邑吏治民生所最患苦者有四淢水都之果隴居其一貴山都之北山麒麟埔洞仙徑居其三皆穿窬糾奪窩巢所聚更闌人寂緩步而來盜牛胠篋未至三更已飽所欲而歸卧追之則踰境遠颺捕之則法不越疆今割洋淢二都以畀普僅能去果隴之一疾而貴山三路未動分毫是普邑四害

尚存留其三也洋烏都在浅水之東其尾近南軍埔石港石橋頭山門城大長隴湯坑鹽嶺一帶為洋烏尾距潮陽縣治八九十里素稱頑抗難普寧不過五六十里割歸普邑可也自林八渡而下為洋烏頭華里湄洲諸處為洋烏中皆距潮陽較近非普寧所能管轄矣查普邑至洋烏頭洋烏中計程七八十里必越潮陽之貴山舉練兩都而後能跨林八渡之閾踰鄰以治遠固知其難也而此洋烏頭洋烏中之人民錢糧詞訟至潮陽或

四十里或五六十里欲其舍近就遠而聽普寧遥制豈可得乎且洋烏錢糧最多田地肥美人民殷富皆在此間在潮邑官紳所不忍割愛與人而邑内世家大族腴業祭産亦在此間尤畏普邑寫遠有佃户抗租不能制服之勢嘵嘵多口抵死必爭故明萬歴年間其明驗也

普寧為縣始于嘉靖四十三年割潮陽之洋烏泼水黄坑三都建置普邑萬歴十年潮陽復以洋烏泼水歸併存黄坑一都雖曰履畝丈量一都已羸賦額亦潮邑官

紳士庶於心有所不甘故逞其强有力而奪之還也洋烏全割乃潮人腹心之痛若洋烏尾以西民刀地薄則亦非所戀者矣在普人以壤地褊促欲仍索洋淢兩都則據故明舊案而爭之將以得地為榮在潮人以金甌無缺可壯觀瞻不忍洋淢之去將以失地為辱此皆一片私心非為

國為民大公至正之道也故明舊案在今日何足重輕況同一郡之中短長無非臂指何拘此疆彼界之小大

惟是綏靖地方必從吏治民生起見則潮普割都分治之舉確不可易而貴山半都之宜割洋烏大半之宜仍舊尤確乎不可易也請割貴山都沿山鄉寨北至赤肚嶺為界自新埔地深洋仙陂子砂塞埔南洋藍門貴嶼北嶼青洋山以西皆歸普寧則北山麒麟埔洞仙徑三途之為普害者胥受羈靮而樟岡狗眠諸鄉之與潮抗者距普邑不過四十里可以朝攝夕至無所施其技矣由貴嶼而南過石港為洋烏尾地方請割洋烏尾一帶

鄉寨南至湯坑鹽嶺為界自筆架山以下大長隴石橋頭黄牛寮東浮山附近溪水三十餘寨亦歸普寧其洋烏頭洋烏中八十餘寨仍還潮陽則遠近適宜潮普兩縣皆無難于撫馭矣統計所劃地方北自貴山都赤肚嶺起南至洋烏都湯坑鹽嶺止中間以貴嶼為界在西者皆畀普寧在東者皆屬潮陽則溪水一都在普疆内已不待言潮陽地方十三都今去溪水一都貴山半都洋烏都三分之一尚存有十一都巍然大縣不見其小

普寧僅黄坑一都寥寥四百鄉寨今得减水全都鄉寨一百三十餘貴山半都鄉寨八十六洋烏尾鄉寨三十二雖曰一邑三都不見其大亦居然上躋于中縣之列要害窟窩皆入版圖更化善俗指掌易易是在潮無長鞭馬腹之憂在普無卧榻他鼾之患一舉兩美皆憲臺高厚之賜也某不才譾劣不應為局外越俎之謀弟兩邑地方民情素所關切於心覩兹盛舉不自覺歡忻踴躍惟恐其成之稍緩復以普令少年未經身歷地方按

圖索驥舍目前之貴山留三害于肘腋越隔遠之洋烏開將來以梗化潮人藉口終起爭端即使洋烏不再奪還亦為兩邑無窮之累而况貴山偪廹臟腑被創每夜岌岌不能安枕亦何用此更張為也伏惟憲臺留意垂察將情形利害上達院司列憲急為轉圜改定區畫使兩邑皆受奠安之慶則憲臺豐功大德直與鐵山爭高練水同流千百世而未有艾矣不揣冒昧惶悚殊深倘蒙採納地方幸甚

上鄂制府書

不才疎拙弗合時宜身在流離顛沛名節沮喪之秋固應不齒人數矣大人開府南邦位尊勢重相去懸隔豈但雲泥而况未識荆州將還鄉井物色埃塵之中加以國士之目陳榻遽下解推慇懃雖在骨肉至親亦何以過於是寸心耿耿何日忘之五嶺敝天風尚迴殊大人節鉞來兹瘴海始為一變近者風清日朗大法小廉盜息民安共知大人公忠為國無私無欲而濟之以勤勞

是以賢能競奮魑魅潛消今大人新膺
簡命總制百粤將士吏民五省驩戶莫不欣欣色喜幸
得大澤均沾雖將去孱員如愚元亦願暫停行邁翹首
以觀德化之成也茲承制府郝公不以孱員爲不肖盼
睞寵召令偕赴閩閩爲桑梓父母之邦復值孱員言歸
之會得附後車光榮已極重以大人諄諄慰諭謂郝公
面懇者三致書者二託撫軍藩臬來言者數有不得徑
辭之勢竊自思維患難餘生何修得此迴憶三年以來

囹圄道路客署淒清求大憲一面弗可得於今豈忍當前錯過自外輪輚況在官之日寒酸見淺獲戾上司禍由已召郝公庭訊之時亦已洞察其寃札商撫軍欲為伸雪仇人當令掣肘弗終行路之人皆知之此自參員厄運當然郝公戀戀之情寧可忘耶惟是數載落魄不可告人家累縈心亦非筆墨所能言盡雖郝公有慷慨投贈不吝千金之雅參員自顧何以克當無故而獲千金恐犯暴富不祥之戒即使鬼神弗忌於義亦無所取

祇是為利而動在郝公何取此利欲薰心之人而廢員方脫泥淖荷大人知己之恩未有絲毫補報忽又貪得多金作又顚而之他所為恐大人亦難免于不知人之誚此揆之於義而斷斷不可亦返之於心而萬萬不安者也昨見郝公曾薦原任漳浦汪先生名紳文者十七載賢能浦令諸事練達兼以經濟素優曾調隨大軍安輯臺灣委署諸羅縣令將及一載北路民番情形尤為熟悉此時尚客同安可以聘召立至幕府贊襄綽綽有

餘廢員之行實可不必書生性習猶在世路全然未諳
竊拙倔強動攖諱忌恐與左右綱紀不能相合而況内
歉者疑多有瑕者易裂驚弓之鳥弗處樊籠垢戾方除
惡聲難受萬一隙末凶終反辜郝公此日知己之厚意
何如慎之於始得彼此兩全之為善乎貧窮有命非人
力所可轉移郝公肴此盛情即如已受千金之惠倘天假
之緣尚有經營四方之日自當力報大德不敢有負郝
公以負大人也不揣冒昧披瀝肝膈伏惟垂諒苦衷婉

轉代辭無使回籍䕯員得罪本省大憲為他日門庭之
禍則感沐鴻慈非淺尠矣

上郝制府論臺灣事宜書

臺灣海外嚴疆幅隕遼濶高山大谷踞其中平原廣野
敷其外四面汪洋萬里金湯之固也民番雜處奸宄孔
多喜亂樂禍習與性成雖時際隆平亦難保百年無事
令北路土番狡馬梗法公行拒敵傷害官兵當局不能
撲除反議招撫損威示弱殊為非計大人躬膺

簡命總制閩疆旌節所臨邪氛自靖乃蒙不棄疎拙念
及廢員既倍三請之慇欲為後車之載弗能如命實切
悚惶大人不以為罪俾效蠡測條列此行事宜及海外
番民情狀雖紙上談兵未必有當高明之採擇而一日
知巳山岳情重始終嘿無一言於心亦覺不安姑就昔
時馬跡所經揆度情勢以當芻蕘之一助是否能合機
宜略有補益則非廢員之所敢知也

臺灣機括全在厦門不但咽喉控扼且信息易通一

切呼應便捷宜兼程赴厦駐劄彈壓先飛差星夜至閩知會將軍撫提併檄中軍副將賫捧印信率領辦事書役迅到厦門伺候一面奏聞俟土番平定然後往駐省城則可以安海外之人心亦可使軍前將弁震悚用命庶合大臣綏靖封疆之體不負

聖主倚賴之心

土番頑蠢雖惡有限所慮客民附和教誘或乘機擾

奪我師難於無顧便恐滋蔓今幸民人安靜然亦不可以安靜而忽之宜大張文告慰諭臺中善良各安生業軍士經行地方不許妄動民間一草一木無騷擾驚惶之患併令有司密為防閑稍有萌蘖立即除去倘一二無知與番同謀往來接濟許所親首報免其株連酌量酬賞則民人不敢有邪心番孽可勦殄也

土番穿林飛箐是其長技所慮深藏內山無踪無影

得苟延旦夕之命兹作亂者聞係大甲西大甲東
牛罵沙轆水裏猫霧揀阿里史朴仔籬等社通共
逆番不過二千人查猫霧揀至彰化縣僅三十里
水裏牛罵沙轆四五十里大甲西大甲東二社止
隔一溪亦與諸社相連皆在孔道平坦之中惟岸
裏山介在牛罵沙轆二山間中有阿里史烏牛欄
掃揀岸裏朴仔籬五社號為山深險峻今官兵已
到阿里史朴仔籬而岸裏掃揀烏牛欄三社尚無

作亂是以臺鎮呂某遣令岸裏後壠土官前往招撫則野心未齊勢尚渙散可以嚴飭將弁奮勇撲滅尅限一月為期務必蕩平清廓倘日久滋蔓將漸猖獗難制則軍法不可不肅也

山中草茂箐密土番得以蔽體所至焚烈最為機宜但今發榮盛長有火難用其實夏日酷熱午後風發可用乾薪草引然長風鼓熖雖濕亦燒不可忽也林箐路雜險阻難行宜用近社番為前導重懸

賞格以番攻番查康熙三十八年吞霄土官卓个卓霧等作亂北路叅將常太多致糖煙銀布以啖岸裏番使擊吞霄遂平个霧即今之岸裏社番不與作亂者是也諸番惟岸裏最强埽捒烏牛欄亦在其内重賞之下何求不獲况所需不過紅綠色布糖煙食鹽木屐等類未為大費即左右稍遠之番無不可以智計驅遣在臺帥之善馭之耳

番箭鏃如利刃鋒長五六寸或蘸毒藥百發無虛宜

用木盾禦之盾式高與人齊用兩板湊合如屋脊然內結繩紐可携可佩中藏棍柱一條釘以鈎連活鐵使可撐持植立左右酌開銃眼以便施發鎗砲兩盾並行見敵則合一人執盾止持短刀兩砲手鈎鐮鎗隨之而行若遇番多則諸盾皆合如木馬營壘之勢左右藤牌輔翼鎗砲連環勢不可當

凡番箭皆著盾上則彼技已窮可一舉殲滅也

山深番野全頼砲火震疊弓矢之威非所畏也宜多

用砲手併於厦門製備火藥鉛彈遣官運赴軍前
多多益善有餘則存貯臺庫為鎮營他日之需不
可限定某時已發千斤某時發幾百斤惜小費而
悞大事在操家者且不可況海外軍機乎時人通
病所宜切戒
大兵勦逆逆番不得耕種則絕糧甚易接濟宜防而
鹽鐵二件尤為山中所少番不能淡食又不能不
用箭鏃二者急需比糧更甚向皆漢民及外社狡

番私藏鹽鐵陰售重價今既作亂則此等亟宜杜絕留心訪察厲禁而痛懲之無接濟之人則不能持久此亦一切務也

旌節到厦宜遣官赴臺宣示威信條敎號令煥然一新併賚捧令箭督催進勦以熟悉風土有膽畧者充之即留軍前聽用如詔安營守備林君卿水師提標中營千總楊瑞皆前此征臺出力之人而林君卿汛守半線即今彰化縣地逆番情形尤所習

諳二弁皆頗有忠赤幹練可用若令赴臺隨師當有裨益併軍前一切行徑機宜許其不時密禀亦可以防壅蔽

某官素稱勇敢臨陣肯前辛丑征臺甚為出力今屢次損威似見小敵則怯殊不可解大抵官怠於宦成身家念重之故也此公才技可用止待士卒少恩及傲上二字是其一生病痛人才難得不可遽行糾參但留心駕馭之到厦即作手札極稱其前

此功能併以見在責成危詞悚動使之激厲奮發有善必奬有過必規推誠置腹以示栽培俾其芒刺常常在背而又心感寛大玉成之恩則尅日奏功不難矣

山谷最利土兵召募壯丁隨師殺賊亦良策也聞臺鎮募得三百人人日給米一升小錢二十不數日散去二百餘人此必然之勢耳一月六百小錢週年不過四兩未及伙兵半餉何能得人死力且曩

歲壯丁征臺臺平之後制府盡檄裁去求一名糧不可得斷斷怨恨賴臺鎮沉檄不行力為詳請衆心始安迨允給名糧又分發八郡離家或數十日不願就餉者多矣嗣是衆心灰冷莫肯復蹈前轍今若欲用壯丁宜稍加之情意日給畧為寬裕開誠布公如手足骨肉之親切事平之後計功擢用下者亦安頓名糧無俾失所使有依戀之心則人人皆可用也

謝郝制府兼論臺灣番變書

得潮州家報具知憲駕臨潮存問愚元之家賜米盈倉嘉殽旨酒羅列滿庭重以手書慇懃稱許逾量捧讀之下惶恐殊深自念窮阨廢員饑寒乃其分內兩載士民供給已覺赧顏繼以全郡同寅上官周恤又逾一載正在慚恧無地欲為還鄉之謀何期西江之流激自天外憲恩廣厚一至於斯夙夜思維不知將來何以為報也東望三山再拜稽首匪敢言謝用誌隆情近聞臺北土

番復有崩山等社猝至彰化縣治騷擾作孽此曹不知
寛大之恩欲以毛髮試洪爐之焰自速其死無足矜憐
冬春沙轆之變兵威未振招撫遽行竊已疑為非計謂
當消釁未萌免動兵戈則可既已勞師兩月弗能取勝
然後招之使來似示怯弱養成驕恣固知不能無復起
之患也為今之計宜大震軍威連根撲滅使他社番㜸
知
國法萬不可犯然後一勞永逸臺鎮請兵三千之意想

亦如此似當稍假便宜使之奮勵立功多繼砲火以足其用更製木盾以禦藥箭焚山烈澤直擣幽深廓清亦易易耳但飛咨內地調兵三千似覺招摇耳目或滋宵小之疑不如在臺招募土兵倣戚繼光分號編伍一日成軍之法召集易而成功速葢山谷崎嶇官兵不如民兵之利選擇精壯雷厲風行隅海千里不如就地取材之捷也或以事平之後有易集難散之虞則北路地方千里兵力本弱安居無事尚且宜議增防况今逆番出

擾已有明徵亡年補守寧能稍緩彰化上下四五百里僅委之守備一營四五百之兵此當改設遊擊增兵五百無疑也去歲閱邸抄有淡水同知移駐竹塹之議不知張弘昌失事何以乃在沙轆必竹塹未墾無村落民居之故耳竹塹居彰化淡水之中距彰化縣治二百四十里一路空虛上下兵力俱皆不及宜移同知駐此以扼彰淡之要聯絡數百里聲援然後臺北上下血脈相通似應請

旨特設祭將一營兵一千同駐其地碁置村落招民開墾計竹塹埔至鳳山崎寬平百餘里可闢千頃良田向以無民棄置致野番出没為行人患若安設官兵則民不待招而自聚土不待勸而自闢歲多産穀十餘萬為內地民食之資而野番不能為害矣二處添設之兵皆當另募然後內地防汛不至空虛宜一面

奏聞一面募用先得新兵一千五百名協勦番逆廓清更易古人搏鼠亦用全力不肯以其小而忽之部覆准

行之後即以分防兩營照在臺各營例弁滿內地撥換或將竹塹一營屯田俾立室家作土著與各營班兵為主客相維之勢尤防範之最密者也方今西陲用兵宵旰廑念東方海外徼茫疥癬以大舉速滅為要不可欲圖省事反致蔓延大人妙算神威必有出人意外非廢員所能窺測但感佩盛情不覺自忘其固陋欲妄抒千慮一得之愚惟大人諒其心而恕其罪則幸甚

復蔡宗伯書

去歲吳川蔡遊戎潮陽趙明經先後賫到琅函慇慇慰藉風塵勞攘久未札復未審閣下近來起居何似數百載正學之傳十餘年師傅之席道明德立自足千古他浮雲不足道也某迂拙書生未知居官之道輕草陋規一切公務捐輸皆稱貸之親朋以致上官罅漏不能代為彌補又妄意公忠為

國弗思投鼠忌器禍及身家亦固其所若非潮民情重米肉薪蔬供給兩載則已不免溝中之瘠況又平空飛

賦壓使沉淵若非士庶齊聲樂輸投匭上官同僚傾囊集腋則亦難為負山之蚉邀天之幸得以了此此實鄙人夢想所不到者然自以不能見幾遠害致累人憐日扃柴扉不欲與時酬應冬間閒遊至省遠近聞風咸來識面二千里外名姓未聞亦有相思迫切遙致慇懃之意分俸饋遺必先以正人道達誠懇聲明其金來歷出自

國家養廉非從暮夜所得亦非因仍陋規敲撲而致是

謂必伯夷之粟乃可以食陳仲相待固甚不薄也今春以部檄既下復至羊城請咨回籍甫登江岸已有良朋預設館餐門前車馬大不冷落念非罪廢所宜恐招時忌將往香山以避之紛纒五六日不得出門已為中丞聞知懃懃款款召致幕下因思虛名為取禍之根曩歲居官受祿廉能是其分内名譽太盛遂罹凶災況今虎口殘生流離顛沛之餘所至傾動達官奔走士庶無因而受人財物若以其身為溝壑又加以不肯輕受之美

名若以其納卻為褒譏羞慚惶懼將來禍患不知何所
底止乘茲幕府深沈可以一人不見遁跡藏名他日密
行言歸亦善全之一道也是以深領中丞公之誠不復
辭讓二月望後來茲晨夕讀書不厭并長兒雲錦亦呼
以來新舊文集俱付梨棗知己之感何日忘之暮春月
杪制府郝公有移督閩疆之命過聽羣言欲為後車之
載再拜固辭郝公真誠懇切聘以千金請至八次極道
前年審案乃因初到未諳為藩臬二司所悞曾察其誣

作札傅撫軍商謀昭雪撫軍受人掣肘復札見在鄙人不勝惶恐感佩隆情但闔省父母之邦嫌疑所在不得不辭邇日靜坐清齋催促剞匠期於六月竣編七月杖策言旋將為深山老農圃從事宋史之役矣出處聽之當途是非俟之百世雖不敢矯語高蹈負為

國為民之素心亦豈能仰首鳴號邀噱蹴嗟來之遇合樂天安命不存一顧外之見而已山林草野隨在可報

君恩率一鄉之人而尊君親上奉公守法則報在一鄉

使百十世後之人皆知孝弟忠信隂消其犯上作亂之芽蘖則報在百十世夫安所往而不可哉棉陽學準公案偶紀二書遵命寄請台教鹿洲初集未成亦附八卷奉閱所不以就正他賢非慢也以其類於自炫乞哀恐貽瓜李之口實故不敢也雖後著述皆為石室藏深之謀無心與前達巨公相質証濃圈密點槩不删除望閣下代為藏拙焉

復顧太史書

趙子自京師來某已出門數日矣歳臘旋潮始接翰敎兼讀佳章自愧不才蠖屈天末執事髙居廟廊奚啻雲泥之隔七千里外垂注慇懃風何古也既又聞執事忠愛熱腸近今罕覯深為

國家以手加額丈夫遭時遇主不竭忠貞以圖報豈有人心者所為而世俗迂之反謂僭妄不必此某今日所不能忘情於執事也𪉟㡉求賢若渴原欲擔當世道非僅全軀保妻子之臣安有乘人之車食人之禄尚視公

家休戚若秦越瘠肥之理哉不才寒賤幸荷
聖明特起畎畒知遇恩深雖木石亦思圖報而謂能恝
然乎一圖報
國禍及身家疏水糵冰之操持幾與九江戴子同作千
秋之贓吏痛心疾首此恨何極雖五嶺以南童孺亦知
見諒而京師萬里僅傳封章衆口鑠金誰信此中尚有
究抑是以每有感觸不覺叨叨難窮既又靜思已過報
國之心太切未知事上之方亦有許多不是自招其禍

者磨鍊挫折之後始知涉世多艱而愚戇之不可為執事不厭煩瀆請端坐而聽之不才涖官之日核計潮邑陋規有漁船換照一千八九百兩保正鄉約給照一千六七百兩概為革除在當時口碑載道懺碣髙標自以為得之矣不知禍根已肇於此一則地方公事難為無米之炊一則縣令冰清誰甘饔飧之目大不是者一也惠潮觀察樓公買運西穀一萬四千餘石積貯潮陽運官船户沿途盜賣徙買粃穀攙和應為賠補三千餘石

此亦屬僚事上交際𠕋縣之常悞逞聰明摘出侵盜贓
証置盜賣船户于獄請追不思投鼠忌器大不是者二
也樓公相待有禮已召運官范仕化當前切責又和顔
勸釋監追諸人止令虗出倉收流交後來新令即使新
令不受自有樓公制壓無端援引
上諭聲聲
朝廷倉穀不敢以有名無實自蹈欺誑縣令知有
朝廷觀察寧獨不知大不是者三也縣令有法上司有

權通詳監追究竟何濟迨碾發五營餉米弗能尅少兵糧則代賠一千二百石解組交代署令弗接則潮陽海門達濠三營兵丁憫其受累願于月餉三七搭支一年詎尚有水泡爛穀碾米成灰署令陳君與某分賠八百石陳君再交新令閔君弗接陳閔二君又分賠四百石是某前日不賠至此亦賠一千六百石無故而累陳閔二君分賠八百石又累三營兵丁搭支虛數八百石何如慷慨獨賠之為愈既可結上司歡心且免窮兵受

不飽之累大不是者四也被叅之後當悔罪投降托人排解奈何忿忿不服遣家人赴京告愬非惟無益且反觸怒撫藩必欲置之死地而樓公既晉臬司事權在已兼倚多助可以造無爲有盡翻府縣審案會鞫堂上厲聲切責京愬之非亦有明明直告要罰認贓者云汝自不承我曹止管寫上汝到制臺反供若駁下來則以三木斃汝矣迨督審全誣郝公因此不行駁訊作書撫軍商謀昭雪諸公把持不可是某一舉之干衆怒雖制府

燭寃亦不能救大不是者五也在官欲擅清名人必加之惡名到任即革陋規反為去任罪案向使陋規不革則罪案無自而生乃自革除之後諸事襟肘戰船砲臺營房西穀脚費以及上司新春執事鋪設修理衙署種種捐輸不得不借支平耗荅辦比及交代將成虧空不得不告貸親朋支吾還項積逋一千五百餘金將來作何清償而且離任以後嗷嗷懸釜受士民供給者兩載無之樓公飛賦一千六百餘金若非潮普士庶倡義樂

輸上官同寮傾橐集腋則削骨不能完百分之一早已
投荒去矣博一日之清名累民累官累及親友大不是
者六也諸累皆屬尋常不過目前之害惟漁船一定換
照必令漁民增課以實之而潮陽一縣歲增一千五百
餘兩矣又累及鄰邑惠來歲增五百餘兩海豐歸善共
增四五千兩在歸善原有換照乃奉藩司批行公用欲
加之罪不得不重累漁家其在潮陽一照不換已經承
審府縣召集數百船户驗照訊供並無在其任内換給

一紙此等案情如何累及船户且海豐惠來有換照耶何以不行叅追無換照耶何以亦令增課通省漁船不增何以獨增二邑公耶忠耶二者何居焉是某草除陋規之一失致為上司盛德之大累大不是者七也昔人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某令者亦有類于是人謂樓公害我某獨謂樓公成我何則樓公於我有活命之恩有教誨之益助我多矣潮陽當饑歉之後五營軍士乏糧半載民間逋賦甲於粤東盜賊遍野水陸道梗日

收民詞一千七八百紙黎明視事漏下未遑晨餐則終日不食也秉筆連宵雞六鳴而後就寢則終夜不寐也如是者十四越月無一日一時之間斷心血耗枯倘再半年不去則勞死矣因玆患難乃得全生此樓公之賜也當時欲靖地方治賊過嚴則有之將加以酷亦不敢辭若以一塵不染之愚清而欲汚之以贓已為衆人所弗信乃樓公即舉最不信者以加之所參六款一為漁船換照以一照不換涖任即革之陋規被參于一年兩

月之後不知其誣者誰乎一為勒詐鹽規潮商歲例二百八十兩某原無意裁革因每歲八月為期預收次年規例某以十月蒞任已為前令魏君收去六年秋冬公出新例未及催收並非矯情不受當時縣令未給養廉應留此項辦公至雍正七年院司增民火耗每兩一錢七分各縣始有養廉上憲愛惜鹽商歲為節省二百八十兩何以不惜邑民歲增耗外之耗二千兩竊所未解即為前官受過亦可不辭然而張冠李戴不知其誣者

誰乎一為勒詐銀匠二百八十兩各縣解糧到司每銀一千藩司庫官二兩庫吏二兩貼平二兩門役執事水火轎傘夫二兩潮陽係銀匠自行料理縣官不得而知此項是否貪贓當問藩司官吏及經手餽送之人而亦借此以為縣令之罪案不知其誣者誰乎三款命案詐贓審皆全誣又額外造出劉公喜三十金罰使招承劉公喜乃因貧無食妻嫁三兩女賣二百銅錢之案豈是有三十金可以無故行賄之人不知其誣者誰乎諸誣

皆顯然易見不待一語辯白而樓公將審之日先集欵証内堂教供庭鞫之時証人皆已忘記嚴刑疊夾不能造無為有畫招定案之次日又密致欵証許錫萬于内室刑威酒穀誘迫兩日勸飲盡醉點頭報効樓公安心結撰同事大喜其能及制府堂上問及贓數誰供則向之貪酒點頭者亦稱無有郝公再三嘆惜但以同寅協恭不便為一縣令而傷撫藩臬三人亦無如何是以全潮士民通省守令皆不以某為不肖聞風渴想欲識一

面分俸饋遺必聲明其金來歷惟恐不受此皆樓公一片苦心不惜自污其身以成恭之名乃能至此觀其羅織罪案時揭陽令陳君徵言樓公笑曰藍某居官何嘗不好但不宜待我太無禮我怕他殺我由其言思之則其平日性情舉動必有甚可憎嫉者此樓公之教我深也少孤學陋長為飢驅望先哲之門牆而却步所最皇然抱愧者一行作吏學殖日落使安常處順終老簿書錢穀中後雖悔之其何及乎解組之日一夜酣睡明朝

即理故業寒窓土室讀書撰述于今三年所著棉陽學準五卷公案偶紀二卷鹿洲初集二十卷雖未必可藏之名山庶幾聊存高叟洞内俟百十年後之覆瓿倘後此學問稍進則樓公之助我大矣自笑從前凡事迫狹居官以廉為絶頂全不知人情世故獲戾親友豈可勝言不知原思辭粟聖人尚有鄰里鄉黨之諭范文正公亦以不恤宗族無顏入家廟為戒既已厠身仕籍不能營半畝祭田且併住屋而寄之其於祖宗已不可言宗

族親戚無不怨望宦遊過客待若春冰使親朋亦皆如此則一千五百兩之債向誰稱貸使官塲盡皆如此則數年奔走安所得食一千六七百兩之贓作何清完此等之類剌謬甚多倘一官不得下塲則狹隘到底不悟將胥天下而為食壤飲泉之蚯蚓怨詈遍于家鄉望門無投宿之處非樓公教誨寧有瘳乎鄙人不德累及上官横示教戒以玉于成孟子所謂生於憂患增益其所不能者流離顛沛之中無非君子進德修業之地寧敢

稍有怨尤哉從玆入憩山阿躬耕自樂存吾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心服膺夫子隱居求志用行舍藏之學茂樹清泉亦可以不孤矣執事遭際方隆將大行所學以擔當世道為已責上不負吾君下不負吾民則鄙人在高叟洞中所聞而抵掌大快者也勉之

再復蔡宗伯書

六月望日連接閣下手書如薰道德不勝厚幸繼聞賢夫人仙遊挈子女二幼與偕為嗟悼者久之中年喪偶

昔人所悲況有賢德又嘗同貧賤前後兩月牽連二幼宜閣下之難為情也時運當阨末如之何君子達觀不追既往安知非造物眷德擇其輕者以相畀而凶咎之來反為後福之地乎凡事作退一步想便覺海濶天空於心無所凝滯閣下識見高明固無俟淺人饒舌耳不肖曩年飛禍在人刀俎之中羣虎齊摅欲殺欲割彼時豈敢復望生全亦惟修身俟命以靜安之學處之圜扉土室危急存亡之秋視為大塊假我進德修業之地遂

覺增益不能無入而不自得假使怨天尤人悲傷哭泣其不死者寡矣今雖云事久論定公道具在人心然事不伸於廟廊之上而論私定於草野之間耽耽不遂安知弗反為禍之伏是以戒謹恐懼暫依制府幕中遁跡藏名急急圖入山之計閣下摯情關切不忍其終老蓬蒿加以少保鄂公尚望白駒之賁賢相吐握千載難逢理宜遵命束裝急圖報

國但其中夜以思形迹有所不便奉

旨得歸當安農畆不應潛入京師有違禁例况人言可
畏將加以鑽刺之名萬一賢相汲引同升諸公則其鑽
刺二字一生無以自白如其依然故我仍歸林皐進退
兩無所據又將加以鑽刺不入徒勞往返僕僕之誚此
揆之已而有不可也少保公忠為
國汲汲薦賢此今日景星慶雲為
國家隆平之瑞然不可授人以求則得之之名不肖既蒙
知己豈可躬自求之以為知己疵累君子愛人以德亦

有所不可也不肖草茅下士受

聖主非常之恩未能有毫髮圖報夢魂耿耿寧忍須史

忘之乃至忌者指為蝨

國無故而墮之於淵豈不欲攀閶闔而望見天日但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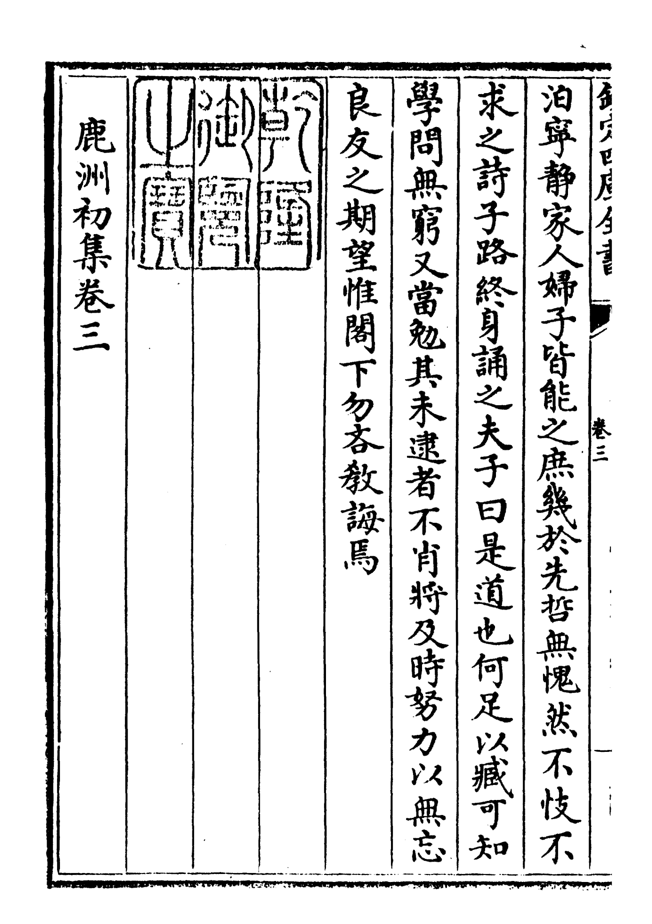
合有數非人力所可强為仰首鳴號冀有力者哀其窮

而轉之清波又似非君子之道是以寧入深山聽天由

命躬耕食力以待遭逢用之則為

國馳驅不辭勞瘁舍之則讀書著述終老不見知而不

悔後世尚論者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則光榮已多諸
凡可以藏拙矣閤下以武鄉為擬以縕袍不恥為髙其
不肖何敢妄希古人但武鄉澹泊明志寧静致逺可為
百世之師某平日所服膺者莅官以來未嘗製一衣一
綵自奉妻妾竹釵布裙未嘗以一分金銀為簪珥被帳
百補百爛至今未嘗更易幼小諸兒俱皆衣不蔽體安
所得縕袍而衣之然捉衿見肘聲出金石實不知世人
文繡之為榮雖日遊餓鄉入室陶陶未聞交謫所謂澹



泊寧靜家人婦子皆能之庶幾於先哲無愧然不忮不求之詩子路終身誦之夫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可知學問無窮又當勉其未逮者不肖將及時努力以無忘良友之期望惟閣下勿吝教誨焉

鹿洲初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鹿洲初集卷四至六

詳校官左中允臣瑨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周鋐

謄録監生臣張紹鼎

鹿洲初集卷四

廣州府知府藍鼎元撰

序

青海平定雅序

皇帝聖德廣淵神功赫濯天戈所指青海蕩平臣不勝懽忭昔者有苗弗率虞廷徂征防風不臣夏后行戮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凡馮弱犯寡負固不服

賊殺其親皆征討所不宥征之為言正也有罪當正不
廢荒遠六合一家豈容蠢動方隅倖逃王法之外青海
部落僻處西陲
聖祖仁皇帝廓包荒之量封查什巴圖魯為王及其昆
弟皆膺顯爵是宜悉心效順瀕首帖耳優游食飲於堯
天舜日中不應尚懷悖叛萌辜恩負義之想也三十年
來中藏不軌
聖祖以其反逆未彰姑置汪洋大度之内

皇帝嗣位更加優容而羅卜藏丹金怙惡不悛自殘骨
肉脅鄰羌作亂侵擾邊陲令乃命將出師往撲滅之授
方畧於深宮決制勝於萬里雲屯用命賈勇爭先癸卯
初冬大師敗賊數次羅卜藏丹金力詘不支附逆番羌
雷轟電擊脅從貝勒台吉等俱皆歸誠青海醜類顛連
膽喪不能復集矣
皇帝曰除奸務盡其靖根株復命以兵擣巢穴甲辰仲
春遂破賊巢禽逆母及同惡渠魁吹拉克諾木齊等斬

獲巨萬牛馬器械山積羅卜藏丹金從百餘人逃竄我
軍奮力窮追復勦阿比者三千餘人盡收其輜重人畜
逆賊窮蹙衣婦人衣隻身遁入深林委命山谷大師以
三月朔日凱旋捷書至天顔大喜推本
聖祖仁皇帝厚德遠猷培養將士感恩奮勇以及在天
默佑克奏膚功之由禋祀祭告大沛殊恩
皇帝文德武功超邁今古善則歸親仁孝至矣命將則
知人善任恤兵則解衣推食邊塞肅清烽烟永靖遐荒

番部罔不尊親太平之期永永無極誠宜播為雅頌以咏歌聖德如古所云鋪張對天之鴻休揚厲無前之偉績者　臣閩海愚賤學問譾劣然嘗從軍臺灣躬歷行間深知疆場之苦又以生番四出戕害人民多方百計綏之以餌懾之以兵備悉醜類馴服之難事定還山讀書著述幸以貢入京師得於辟廱恭迎聖駕圜橋聽講稽首而獻視學之頌復逐隊臣工入朝太和殿始終成禮前後蒙賜克食帑金蓬蓽書生遭逢異數　臣雖下第南

歸亦足以耀於田夫野老茲復際西師大捷青海蕩平幸得親覩堯舜之君千載一時治定功成之會豈敢以筆墨荒陋為辭輙依古江漢常武作平青海雅三篇拜手稽首以獻

臨雝頌序

皇帝覃敷文德加意作人元年特開鄉會兩試復命學臣考選行著鄉閭學通經術之士貢入成均以廣勵人才陶成俊造雲漢章天至矣盛矣二年春躬耕耤田大

采朝日庶政具舉百度咸修乃遵古典制行臨雍釋奠之禮重學也記曰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又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祭先師先聖漢唐宋明以來代多英主尊養老更講經論道烺烺炳炳潤色皇猷未有誠心實意鼓舞人材如我

皇上者道德高乎古帝而學問勤於儒生無書不讀揮翰如流樂育一世之英賢日命九卿大臣各行保舉龍蟠鳳逸起泥瀆而登青雲復念京師首善之區太學為

四海人文類聚之所將使蘇湖安定之學復見於今諸生經明行修文章氣節經濟理學之彦彬彬蔚起慶澤播於無疆淑問揚於中外此臨雝視學之舉所由來也

臣鼎元株守鄉學二十餘載整齊風化之思徒垂著述之空文自念歲糜廩餼無一毫有補於國家故甞從軍臺灣參贊機務握管草檄無非哀鴻磔鼠之篇紀事直書亦同稗官野史之陋歲餘海外學殖荒落歸來鍵户讀書幸際維新景運學臣奉命選拔以臣應貢辟雝臣

伏讀邸抄見
皇上用人行政事事超越前古推心置臣下腹中洞悉
民生利病若燭照數計臣不勝懽欣蹈舞謂堯舜在上
何幸身親見之比來京師又幸逢臨廱盛典臣得匍伏
道左恭迎聖駕大禮大樂圜橋門而聽觀遂復逐隊臣
工始終成禮草茅愚賤榮幸曷極敢不奮勵濯磨以期
無負
聖天子作人至意伏思臨廱大典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皆親行之
皇上至孝天成念念不忘繼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此亦以孝治天下之一也臣昂元不揣固陋謹拜手稽首而颺頌

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頌序

我皇懋昭敬德合撰清寧凝大寶以迓天庥覆載所及日月照臨之地罔不瞻被光輝顒首向化如衆星之共

北辰也昊蒼眷念謂為千古不世出之君將俾遐福受
茀禄休徵嘉瑞悉集於厥躬於是不愛道不愛寶膏露
醴泉和風甘雨年穀順成河海清晏四靈為畜重譯來
朝巍乎盛矣聖修日茂天眷益加謂此千古不世出之
君其錫而嘉祥必髙髙在上極千古不多見者庶幾稱
厥德焉以
皇帝赫赫明明洞矚民隱有太陽中天之象清暉照遠
圓澈可親有明鏡在天之象燦爛八極萬管難窺有揺

光布天之象明德慎刑陽剛與陰柔互濟有日月並明雙璧符合之象敬五事協五行既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之並懋而不忒亦為仁為義為禮為智為信之交修而無間有五星蟬聯纍纍如貫珠之象於是上帝即以我皇之德播為天瑞以彰之靈臺之官占驗推測奏雍正三年中春二日庚午晨雞方唱玉漏報寅日月會于營室五星並躔娵訾之次合璧連珠曠古不多見也太史大書于册以昭示將來禮臣拜手稽首請御殿受

賀

皇帝謙讓不居歸功

聖祖遣官祭告寢陵顧與天下臣民共享無疆餘慶大哉聖德蔑以加矣賢才登進歸培養於先朝荒裔擴清溯遠猷於昌後愾聞僾見於今三年日麗星輝動輒惓念以千古不世出之孝思凝千古不多見之祥符綿延歷數永享太平知與天地同無極矣小臣何幸躬逢盛美敢賡復旦以紀重華

河清頌序

皇帝御極之四年丙午冬十有二月黄河澄清自關中而豫而兖而徐淮上下二千餘里瑩澈三旬日至明年丁未之春湛如也於時天下臣民咸懽欣忭舞以手加額謂黄河千年一澄清為盛世庥嘉之大瑞書契以來實所罕覯相傳聖人在上乃克有之今以

皇帝聖德膺兹難得之祥宜播絃歌垂史册以昭示萬世臣伏思天地民物一理一氣至誠感通如影隨形惟

皇衷懋建其有極斯清寧昭著於上下瑞應之徵非偶然也臣謹按禮經聖王用民必順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有膏露醴泉器車圖馬鳳麟龜龍之瑞而又申之曰聖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可知天瑞之來必由人事禮義信順即為稀世之嘉祥惟其有之是以應之自古及今未有無其實而能徵其應者臣又按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來至者以王者承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麻

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及天則斗極明日
月光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
實茂德至淵泉則河出圖江出貝乾鑿度曰天降瑞應
河水先清又可知上帝無私惟德是眷苞符彰兆必歸
之承天順理調和陰陽之大君亦未有無因而至者也
我
皇上心涵太極道備中和法乾坤之情定民物之性一
氣感召同體相關是以精誠所格上通帝載每有郊廟

祀事乘輿出入無不天霽日朗景色和舒或四方小有
水旱則深宮齋戒感動天和時雨時暘應念不爽祥風
至瑞雪零日月五星呈聯珠合璧之象此所謂德及天
者乎躬耕耤田勤求民瘼以如傷若保為心蠲租減賦
平糶給賑至于三農告豐嘉禾瑞麥有一莖三穗五穗
九穗之奇又有御苑葡萄辛夷種種珍異此所謂德至
地者乎仁孝誠敬善繼善述是以祖宗陵寢靈著逾丈
芝草蕃生此所謂德至山陵者乎聲教四訖海不揚波

江不溢浪河不驚瀾而且運道深通畿輔山左開鑿河渠收水澤營田之利此所謂德至淵泉者乎於是昊蒼之眷顧日隆謂聖德山高水深彌天際地當錫古今極難之上瑞以嘉樂之俾億萬載享永清之福千百國慶大澤之長爰命河神澄泥汰濁特垂清淑以耀乾坤此所謂天降瑞應河水先清者又若合符契也河色黃赤吞納百川揚波鼓浪猛迅湍急開闢以來未有能使之清者即史冊所記極盛之時或清數十里數百里不過

一日二日三日未有渟泓四省至二千餘里之遥經二三旬日之久而未艾者也良由我
皇上清明在躬上下同流其存于中者無欲而静虚居敬而動直心事光明豁達洞然無一物之能蔽其發於外者智周萬物而明無不通道濟天下而公無不溥庶政源源本本沛然無一物之能滯是以大化潛孚氣機在握雖極濁如河亦轉靈明之象焉夫黄河源遠流長上通天漢下湧崑崙蜿蜒萬數千里而注海若亘古無

閉斷之期黃河清則天下皆清此我
大清萬年福祚靈長之瑞也是宜播告八方御殿受賀
以敬迓庥祉
皇上謙讓弗居歸美
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豐功駿業燕天昌後之隆祭告
景陵彌深繼述又遣官崇祀河神增修德政嚴恭寅畏
之小心賢于升中告成泥金刻玉者萬萬矣古之聖王
遇災而懼前史且誇為美談況我

皇上受天之祜得瑞若鶩嘉貺駢臻乾惕方懋放勲之欽
明恭讓重華之溫恭允塞臣何幸身親見之既稽首稱賀
又早夜以思天聽聰明天心仁愛夫豈徒徵瑞于河用彰
聖德無亦有勗我臣民洗心滌慮之意乎人受天地之中
以生所性皆善至清至明非如黄河之本性而濁也氣習
之染物欲之蔽雖或有時決堤防而不分涇渭然平旦清
明之氣未嘗不存非若黄河之水土比附交融固結而不
可澄汰也本性而濁者尚可以聖心所感而澄而清之比

附融結者尚能以聖化所孚而涵而淑之況本然至清至明之皆善可任氣拘物蔽之濡染而不奮勵濯磨以無負聖天子清明之治哉從茲天下吏治咸激濁揚清以澄肅相崇尚天下士習民風咸潔己自好以同流合汙為愧耻則禮樂可興風俗可淳長流慶澤垂美無疆我皇上顧而樂之謂河清之為祥大矣此之謂人不愛其情與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同為大順大化之實也臣不敏願與天下臣民共勉之因拜手稽首而颺頌

楊龜山先生文集序

有宋熈豐以前閩人未知理學也自龜山先生載道南來遠方之士遊其門者日衆閩學駸駸然盛矣一傳豫章再傳延平而後紫陽夫子集厥成焉當時後先輝映炳蔚天南若劉胡黄蔡真陳李廖諸君子難更僕數伊洛之學至是大明如太陽之出扶桑照耀天下無不見者鄒魯而外推閩儒為獨盛龜山先生之功不可忘所自也今

天子重道崇儒御書程氏正宗賜扁於先生書院正學重光萬世一時數天薄海之士孰不思蚤夜濯磨置身聖賢之域哉聖賢之道明於程子而先生傳之聖賢之道備於朱子而先生開之先生固吾道之津梁也舍此而他求别無所謂正學矣先生之學言仁言義言性善言未發之中推本孔孟之説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功於後世非淺少年登進士授官不赴與游定夫立雪程門固已知其志道真誠置爵禄宴安於度外及其出也

浮沈卑位四十餘年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士大夫翕然尊信之至於高麗亦問起居則先生之聲名洋溢宇宙如泰山峙目雷霆轟耳荒裔絶域之人猶知尊慕獨於朝廷之上不見不聞良可悲也晚居諫垣纔九十日安民備邊之策纎悉必周責宰臣不忠罷奄寺兵柄乞誅童貫姚古論割三鎮黜安石王爵去配享禁三經使淫辭不為學者之惑其剛毅正直經濟設施規模次第難進易退之高風皆非他人所能及使欽宗盡用其言

置之輔相之地得展平生所學以扶大厦於將傾或可無青城之禍即不然而高宗能用之為中興賢相與李綱同心協力天下事亦未可知顧乃退隱山阿淪落終老天不祚宋抑欲使著書講學為閩中傳道計耶蓋嘗論之熙豐以前閩中學者如草昧之未開先生初闢灌莽披荆棘樹幟指迷招誘後學未幾而大儒接踵遂與濂洛爭盛吾道之興若彼其易也今之閩猶古之閩也學者當禮明樂備之日生大儒講學之鄉逢

聖天子重道崇儒勤求正學之盛前有可循後有可繼無先生創起之勞而有取携不盡之樂苟能實用其力于身心性命之地察識體驗于人倫日用之間以聖賢之絶業轉移世道人心其觀感而興起者不知當何如也余承中丞公命叙次先生文集閲之剞人因附數言為序

兼山堂遺稿序

兼山堂遺稿吾師四明廷尉陳先生作也先生殁而令子予厚裒其平昔所為詩若文遙寄二千里命小子鼎

元為之序小子再拜卒讀泫然流涕曰嗚呼此先生精神心血所萃烏可作文字觀哉先生由翰林出宰吾邑十有三年強教悅安民忘疾苦調南靖一年内遷主政擢侍御叅銀臺復由鴻臚晉廷尉三四年間皇華鞅掌出入大海汪洋馳驅于南楚西秦蠻烟瘴雨荒沙廣漠之外撫賊勞軍賑恤災黎靡不焦心苦思宣上德而達下情以匹夫内溝為已任曷嘗沾沾于語言文字蕲垂不朽哉雖然經濟者文章之大本領也佔畢小夫敷衍

風雲月露之詞花鳥禽魚之狀自以為雕肝琢腎戛玉敲金與馬班李杜爭衡矣由君子觀之文章不足措實用如鬼燐螢火熠耀目前雖使窮巧極工為人世不恒有之物終與草木同腐耳芝草醴泉無益百姓何如布帛菽粟能使人世不飢不寒故非有關世道人心裨益民生國計之文皆為茍作君子不忍以有用精神耗費于不急之地也先王以經濟為文章詳見于漳浦政略製錦操刀者爭誦之茲集所載疏草條陳民命海疆諄

諄三復至於序記論說皆有深意嘗一臠而知九鼎百代猶將見之區區以為詩文之工抑末矣先生涖邑時以經學及詩古文詞振勵多士漳之樹幟建鼓與海内相角如蔡梁村世遠阮鸐石蔡文陳他齋夢林莊葵山亨陽林于九錫齡王鹿皐道李鱗蒼松齡等諸君皆其教也月湖水鏡固梁浦學問之淵源宜吾鄉俎豆尸祝於今為烈乎余小子童年應試即遭先生賞識期許甚奢經濟事業亦有厚望令落魄二十年無以克副中夜

愴然頤涕背汗讀先生斯集儼然若臨之在上滿腔抑
鬱對此潛消震動奮發之心亦復油然而起敬識數語
于簡端不知子厚以為何如也

蔡梁村捫蝨初集序

余少時未識梁村則聞梁村好為古文詞心識之辛巳
春館于浦邑西湖上梁村過余談竟日各恨相見晚已
乃出袖中文稿示余余益驚喜過望察其行則天性孝
友族黨籍籍然稱之意氣磊落胷中無城府見義若嗜

欲不顧前後蓋梁村位置髙固不徒以文人自命者余既喜與定交因與朝夕論文當是時余家桂山之麓離縣六十里雖不能年年常聚然梁村有所作余未嘗不得讀歲癸未宫坊沈心齋先生視學閩中余與梁村俱受知門牆追隨軺車者數載所過名山怪石洪濤激湍梁村悉取筆記之余讀且擊節相對髙歌又時與評論古今人物揭其可法可師可憎可罵之狀梁村不盡發之文不止心齋師每嘆其學行超卓序其集而刋之更

教以立身行已之道明體達用之學且以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屬梁村至是而梁村之文且一變矣乙酉秋梁村舉鄉闈余被刖冬梁村公車北上余亦别師還浦明年丙戌又以奔走衣食羈館丹霞當是時雖已移家邑中反不能與梁村朝夕談論丁亥夏大中丞儀封張先生撫閩倡明絶學開書院于三山延聘九郡知名士纂修先儒書籍梁村首蒙特達之知余樗櫟下材亦以徵書來覲盛事更得與梁村切磋砥礪因以讀所未讀之

書上自濂洛關閩下逮許薛胡羅梁村皆有以得其要而會其歸無意于為文而文日進乎道葢梁村之文至是又一變矣今秋闈余又被刖冬梁村又將北上儀封先生因其舊集而增訂焉重付剞劂梁村屬余序之余惟梁村之文名儒鉅公序之者衆矣知之者亦衆矣梁村雖閉户家居不肯向人妄投一刺而吾鄉諸當事震於其名凡有撰述折節重幣靈蚍之珠紫燕之馬奚待高其聲價哉況余廓落不才再戰再北偃蹇槽櫪之間

蔑由昂首天衢古人云敗軍之將不足語勇文章一道亦豈余所能知加以數年來庶務紛心謀生計拙視曩者心齋師三年教誨學業之疎久矣竊愧無以對儀封尚敢栩栩然向吾友攘臂談文耶弟念八載同學文居其半又令者梁村此行將馳驅王路為國宣力盡出其生平所學而見之行事又以其禮樂政教發為文章炳炳烺烺經世理物之謨猷知爾日梁村之文當又有一變也友朋相愛之情學問無疆之境余所望於梁村者

别有深焉故復不能默默書以為之序戊子冬十月

林元白詩序

南詔林元白先生老於詩者也少慕微之樂天因自字曰元白集成即以名編吾鄉前朝侍御李寶弓先生及今太史蔡渠村為之序其詩冲和宕逸瀟灑出塵質不傷俚華不及靡是真能得微之之神而兼樂天之致者學優才長可為世用念祖父累世忠貞遭寇難愴痛傷心㿺屣功名托於詩以自見身經亂離天倫聚散之感

慘然流溢行墨間讀懷浦七歌寄弟諸什不墜淚者非人情矣滄桑屢告寄慨尤多寅卯見聞益增酸鼻蓋蒿目坎坷礧磈塡胷有所觸而不能自禁故每放浪形骸借山水花月潛消不平之氣而以酒為家旦暮歸宿當其豪飲大醉揮影徘徊掉臂行吟叶宮商而鏘金石雖使𢕟之騁詞樂天分韻騷壇牛耳正未知執自誰手爾今年逾八十詩興益豪回思生平心血不忍聽其散佚重録裒梨而命予小子為序夫前達鉅公既詳哉言小

予更何庸贅惟有盥手卒讀奉隱栝而守筌蹄以無忘先生愛我之意而已然是詩必傳于後與微之樂天增雞林之價則予之文亦將附先生以行遠且分賈人之金先生其許我否不揣荒陋再拜稽首而書之

邱義尊詩序

梁溪詩人邱君義尊既没知交羣從裒其平日所為詩若干卷將付梓屬余文為序余手其詩讀一二過為之流連嘆惋淚潸潸下也憶十五六年前廷尉四明陳公

方宰吾邑余與義尊鏖戰童子軍並受知始相識面已
復會于吾友黄君越甫家始知義尊與古為徒詩學甚
邃當是時余家甚谿深山中義尊家杜潯濱海相距百
里而逢弗獲再晤然屈指漳南英傑心焉數之矣自是
而後余從歸安儀封諸先生周遊他郡以衣食累心頻
年馳逐聞義尊偃蹇海嶠數益奇詩益工興益豪躬耕
食力有伐檀詩人意方自恨家居日少不得與義尊把
臂談論猶幸其年華方富繼見有期不謂荏苒數年間

義尊遽賫志以没也義尊性豪邁高自位置視人世詹詹末學及一切浮薄炎凉之輩直奴隷之既窮約不得志有懷莫展重以門祚衰薄骨肉淪亡於是悲傷憤懣放浪巖阿嘗登梁山入石室陟金剛最高峯窮四柱佛子山頂遍晉亭獅子玉瓶蓮花諸峯振衣千仞踞虎蹬虬俯瞰提封城郭人民之盛桑麻鳥獸之蕃大海汪洋番舶梯航之來往慨然歌嘯山谷齊鳴忽而愁懷頓湧磈礧塡膺則又仰首問天涕泗横溢幾欲排雲闕叫帝

閼一訴其胸中憂思鬱結牢騷不平之氣故其為詩如歌如哭慷慨激烈悲凄之韻雖古人無以過也嗚呼以義尊之才之學無論得志苟使寛其歲月吟哦以老所就亦豈可量造物者必欲擠之死吾不知其云何也雖然是詩出義尊死不朽矣古所謂既没而言立其是之謂乎千百載下讀是詩者如見義尊聲音笑貌宛然几席之間謂義尊尚存可也以視富貴而無所建白死與草木同朽者其賢遠矣九原有知尚聞余言而自壯哉

鹿洲初集卷四